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
第一回 夢黃梁演成新說 論紅綃試訪佳人

詞曰： 窩是銷金，人來似玉，笙歌競奏山塘。璧月瓊樓，盡教遣此風光。卻憐絲竹當年盛，忽兵戈、變起倉皇。恨難禁，怨煞王孫，惱煞吳娘。而今再睹昇平宇，聚鴛鴦小隊，脂粉成行。依舊繁華，青樓都貯群芳。個儂本是多情種，憑誰人一著意評章。願今生，錦帳千重，護遍紅妝。

慕真山人曰：這首詞是專說吳中風土，自古繁華，粉黛脂林，不能枚舉，雖經亂離之後，而章台種柳，深巷栽花，仍不改風流景象。吾少也賤，恨未能遍歷歌筵，追隨舞席，惟是夙負癡情，於情字中時加兢惕。但近來有種豪華子弟，好色濫淫，恃驕誇富，非豔說人家閨閣，即鋪張自己風流，妄詡多情，其實未知「情」字真解。不知人之有情，非歷幾千百年日月之精華，山川之秀氣，鬼神之契合，奇花異草，瑞鳥祥雲，禎符有兆，方能生出這癡男癡女，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情之所鍾，若膠漆相互分拆不開，所以有情者之罕觀也。今我雖能解得情中之旨，而滿腔素志，總不能發洩一二分出來。

那日正在無聊，忽見一道人自門外突然而至。細視之，鶴髮童顏，超然塵表。正欲詰所由來，那道人即出古銅鏡一面，曰：「此爾一生佳話盡寓其中。毋多詰，鑒後即明。」言訖不見。

我即捧鏡觀之，忽見鏡中花木繁茂，不勝奇訝。熟視良久，覺得身輕如霧，神入鏡中。恍惚間見兩旁栽植三□六本花樹，樹下各有一仙女侍立，正中坐著一位道長，相貌殊非凡品。正視間，見道長懷中取出一本書來，光華燦目，偷觀之，卻是一本花名的冊子。俄聞道者一點名，樹下眾仙女俱上前參見。又見他默默的說了幾句，眾女始一齊退出。俄又聞仙樂盈盈，一道者帶著一個仙女冉冉而來。及至，二人相見甚殷。那道者謂那位新來道者道：「座下金童玉女一案，本苑主已先發落三□六花降世去矣。如今兩造俱至，望即施行。」那位道人點了點頭，便宣仙女上前，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，仙女亦即退去。繼而又聞傳宣我的名字，我也不解其故，便兢兢上前見了。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吳中金氏。我正欲詢其故，覺得一霎模糊，道者已失，自己竟變了一個孩子，知已為金氏子。但細細熟思，前因未味。及長，遂以挹香名之。游花國，護美人，採芹香，掇巍科，任政事，報親恩，全友誼，敦琴瑟，撫子女，睦親鄰，謝繁華，求道德，做了二□餘年事業。

一日，忽見前生之贈鏡道人一棒喝來，驚得大汗滿身，神歸軀殼，鏡亦杳然。忽聞架上鸚哥誦詩云：一番事業歸何處，花謝春深老杜鵑。

醒後細思鏡中之事，猶覺歷歷可溯。於是假虛作實，以幻作真，將鏡中所為所作錄成一書，共成六□四回，名之曰《綺紅小史》，又曰《青樓夢》。其人雖無，其事或有。後之閱者作如是觀亦可，不作如是觀亦無不可。正所謂：

夢中成夢無非夢，書外成書亦算書。

此書非談別事，專說鏡中一段幻跡。這人姓金，字挹香，又字企真，蘇州府長洲縣人氏。父字鐵山，母王氏。家非巨富，室尚小康。生挹香，極鍾愛。□齡即就外傳，□四歲詩賦文章已皆了了。及二八，父母欲為娶室。挹香素性風流，托言尚早，意欲目見躬逢，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屬。父母素溺愛，亦不過為固執之。挹香雖才思敏捷，應試不難，然志欲先求佳偶，再博功名，是以年將弱冠，未掇巍科。生性無紉綺氣，有高士風。身餘蘭臭，無煩荀令薰香；貌似蓮花，不藉何郎傅粉。故人人愛慕之。

一日，挹香在書房看書，正在無聊，卻有兩個通家好友到來看他。一個姓葉，字仲英，因母制丁憂，未邀顯達；一個是姓鄧，字拜林，宏才博學，早挹香最投契。因是日天氣清和，仲英約拜林閒步尋春，同至挹香處，討論今古，賞賦鑒之。拜林謂挹香道：「昨日我館中課文嚴飭，甚屬疲懶，今日幸得仲英過談，故偕至你處散悶。」挹香乃問道：「林哥哥昨課何題？」拜林道：「乃『不忠無位』一章。詩題乃『崑崙奴盜紅綃』。」挹香道：「弟嘗考崑崙奴盜紅綃一事，真為千古美談。老崑崙忠心為主，俏紅綃慧眼鍾情，如此佳人義僕，恐此時不能再得矣。弟索性癡狂，志欲訪遍名花，竊恐莫予云觀。若得紅綃輩事之，弟之願亦畢矣。」復道：「課作曾否帶來？」拜林道：「文未帶來，只攜詩在。」乃索詩展開細讀。讀至第四韻「飛騰仙子術，竊窈美人軀」，不禁大贊道：「風流倜儻，卓犖不群，抑且脂香粉澤，足令讀者神迷。第思紅綃輩，此時雖不能遇，而風塵中亦多慧質。弟欲一訪花叢，苟得知己能逢，亦何嫌飄殘之柳絮，蹂躪之名花。不識兄等肯助我一遊乎？」仲英道：「弟愚矣。夫青樓之輩，以色事人，以財利己，所知惟諂，不知其情。朝秦暮楚，酒食是娛；強笑假歡，纏頭是愛。況生於貧賤，長於卑污，耳目皆狹，胸次自小。所學者婢膝奴顏，所工者笑傲謔浪。即使抹粉塗脂，僅曉爭妍鬥媚，又何知情之所鍾耶？」

挹香道：「兄差矣！夫秦樓楚館，雖屬無情，然金校玉葉，士族官商，有情者淪落非乏其人。第須具青眼而擇之，其中豈無佳麗？況歌衫舞扇，前代有貴為后妃者，他如綠珠奮報主之身，紅拂具識人之眼，梁夫人勛垂史冊，柳如是志奪鬚眉，固無論矣。即馬湘蘭之喜近名流，李香君之力排閹黨，風雅卓識，高出一籌。然則章台之矯矯，不大勝於深閨之碌碌者乎？又況梨渦蘊藉，樊素風流，過虎阜而弔真娘，寓錢塘而懷蘇小，胥屬文人墨士眷戀多情之事也。只何輕視若斯耶？」仲英語塞。

拜林道：「吾弟既必欲一行，我等亦不敢掃興，但到何處去尋訪春光呢？」挹香道：「兄不聞千將坊中章幼卿才技雙全，豔名久著。弟未曾一見，何不乘興而去。」拜林稱善。於是三人偕往。甫入門，早有人通報，即請入室。見其高堂大廈，畫舫珠簾，花木扶疏，雕欄繡繞。暫入座，有麗者姍姍至道：「家主請公子內書房敘話。」三人偕之行，曲折迴廊，綽有大家模範。俄聞異香一陣，別開洞天，室中陳設愈雅。上懸一額曰「集紅軒」，正中掛一幅名人畫的《寒江獨釣圖》，兩旁硃砂小對，四面掛幾幅名人題詠。爐煙裊裊，篆拂瑤窗；珠箔沈沈，蒜垂銀線。

三人正觀時，見兩垂髻捧茶出，諦視之，肌理細膩，風雅宜人，又非俄頃引導者。■啟朱唇，詰姓氏。三人一一答之。拜林道：「僕等聞貴小姐芳名，如雷貫耳，傾慕久深。屢欲瞻仰仙姿，猶恐鄙陋無文，莫由晉謁。今幸這位金公子說起，故不揣冒昧，齋沐而來。倘蒙不棄，許觀蘭儀，則鏡閣妝台，盡可容生等一侍也。」婢道：「公子貴人說那裡話。但我家小姐晨妝未罷，未識貴公子能稍等否？」拜林道：「不妨。」婢乃辭去。

又片時，忽聽環■珊珊，香風馥馥，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紅軒。

紅羞翠怯，嬌靨含春。身穿時花繡襖，低束羅裙，宛如仙子，腰似小蠻，蓮瓣雙鉤，纖不盈掬。上前與三人見禮，各敘姓名，然後道：「妾風塵陋質，貌乏封菲，怎敢勞貴公予殷殷垂顧。」挹香道：「佳人難得，震耳芳名。今蒙芳卿不棄，許見階前，不勝僥倖。並知芳卿研窮翰墨，酷愛詩詞，佳作唱和，往來必廣，未識可能拜誦一二否？」幼卿道：「妾淪落烟花，確是性耽吟詠，故常蒙時流惠施藻句，時逢閨秀榮錫璋章。妾雖酬答有詩，恐取出必遭貴公子竊笑也。」拜林道：「儒林多陳腐之言，不堪悅目。苟有香奩白雪，彤管陽春，僕等視之不啻性命，望之勝於雲霓。乞芳卿賜我儕一讀，何異百朋之錫。」幼卿道：「既蒙君子見愛，安何敢藏拙，尚望勿笑乃幸。」遂命侍兒往取。未片刻，即攜以出，上書《素芳集》，即示三人。中有《虎阜題壁》、《蘇台懷古》、《牡丹八詠》，皆清麗芊綿之作。讀到《感懷》一絕云：

年來飄泊困風塵，狼藉烟花命不辰。

佛縱有情憐浩劫，三生孽債亦前因。

三人閱畢，幼卿又出《蓮花合掌圖》求題。拜林乃題四絕以贈之云：

卿本瑤台小謫仙，天涯淪落有誰憐。

偶然解脫拈花諦，一笑皈依座上蓮。

其二

絕代風浪證夙因，蓮花偶現掌中身。
瑤池姊妹應相憶，遍召蟠桃少一人。

其三

縱不香甜與玉溫，銜珠鸚鵡已銷魂。
願為童子從旁侍，合掌蓮台拜世尊。

其四

杏黃衫子鳳頭鞋，羅襪青裙八寶釵。
自是畫工描得好，分明豐致較前佳。

拜林題畢，挹香也贈詩一首云：

一曲坊歌子細聽，憑誰慧眼早含青。

桃花帶雨千般豔，柳絮隨風幾度經。

心性自然饒媚媚，腰肢誰與鬥娉婷。

癡情願作司香尉，保護幽芳永繫鈴。

嗣後開筵款洽，曲盡綢繆，酒闌後方才相別。挹香素性多情，已覺戀戀。正所謂：

月地花開留客醉，紅情綠意惹人迷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